

繪圖

五代史通俗演義

冊四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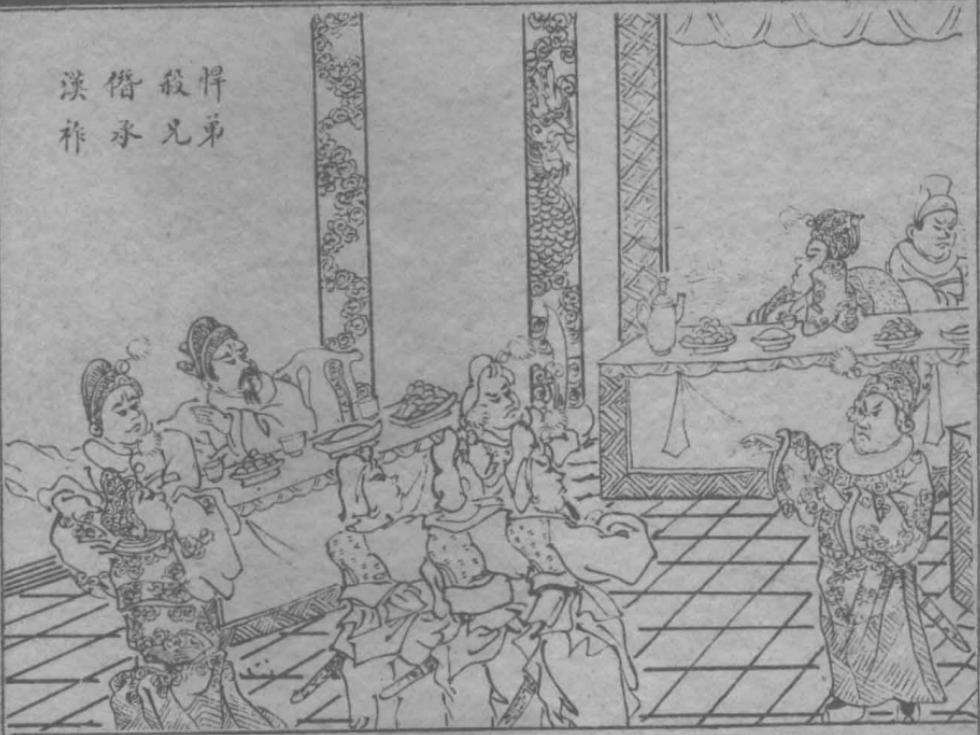
討叛鎮
行宮
遣將



納叔母嗣主亂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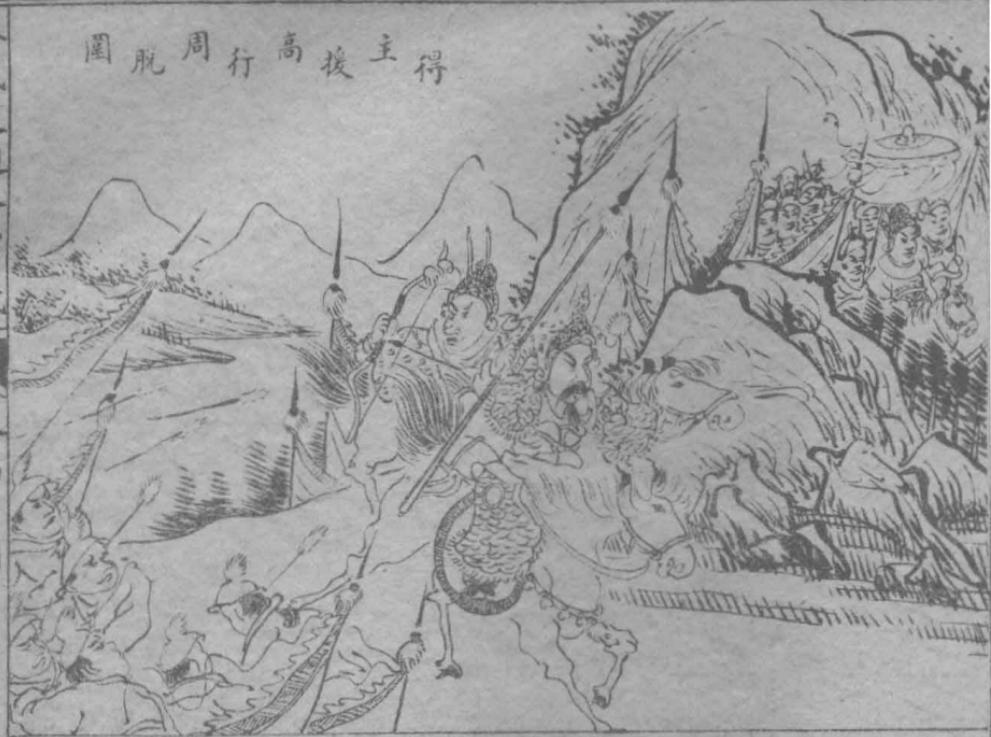
得弟
殺兄
僭承
漢祚



逆臣弑主
大亂閩都



得主援高行周脫圍



追父降楊光遠伏法



戰陽城遼兵敗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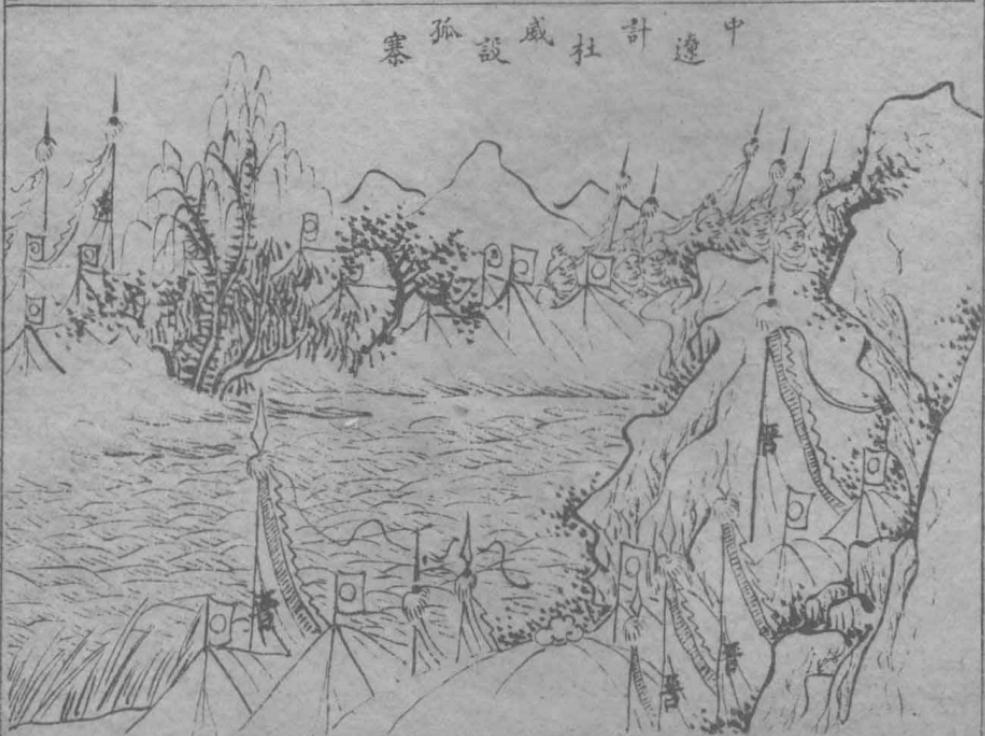
失建州閩主覆士



五代史通俗演義
卷四
中
唐
師
李
達
守
危
城
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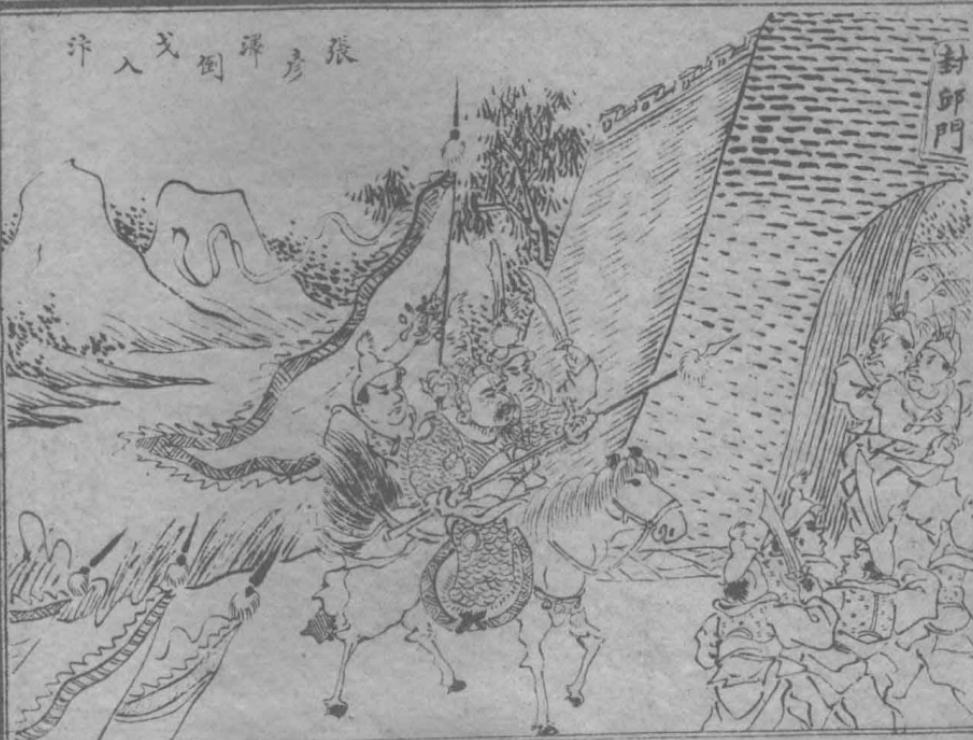


中
達
計
杜
威
設
孤
寨



張彥澤倒戈入汴

封邱門



石重貴舉國降遼

封邱門



遼漢北出帝注窮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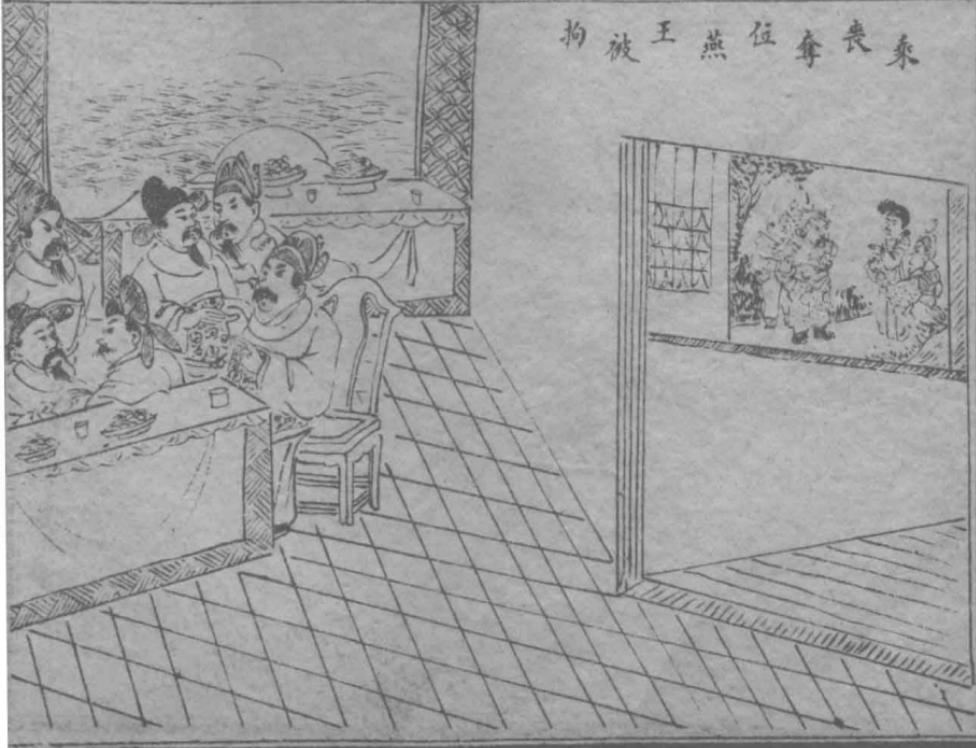
鎮河東藩王登大位



開亂心違主過遙



乘喪奪位燕王被拘



被故
與子
同亡



故史言奉母出成



命絕后太晉州建徙



幸都
漢高祖
親信



國五代史通俗演義卷四

第三十一回 討叛鎮行宮遣將

納叔母嗣主亂倫

却說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。出自行伍。恃勇輕暴。嘗語部下道。現今時代。講甚麼君臣。但教兵強馬壯。便好做天子了。府署立有幡竿。高數十尺。嘗挾弓矢自謂道。我射中竿上龍首。必得天命。說着。即將一箭射去。正中龍首。投弓大笑。侈然自負。嗣是召集亡命。采買戰馬。意欲獨霸一方。每有奏請。輒多踰制。朝廷稍稍批駁。他便反唇相譏。臣都是當日的主子教導出來。晉主懲前毖後。嘗有戒心。義武軍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為兒女親家。晉主恐他就近聯絡。特徙遇為昭義軍節度使。并命劉知遠為北京留守。隱防重榮。重榮不願事晉。尤不屑事遼。每見遼使。必箕踞嫚罵。有時且將遼使殺斃境上。遼主嘗貽書。謂讓晉主。只好卑辭謝罪。重榮越加氣憤。適遇遼使拽刺伊等過境。便派兵捕歸。再遣輕騎出掠幽州人民。置諸博野。又上表晉廷。略言吐谷渾突厥契苾沙陀等各率部衆歸附。黨項等亦納遼牒。願備十萬衆擊遼。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去。遼節度使劉山求歸中國。此外舊臣淪沒虜庭。亦皆延頸企踵。專待王師。天道人心不便違拒。興華掃虜。正在此時。陛下臣事北虜。甘心為子。竭中國脂膏。供外夷慘害。薄海臣民。無不慚憤。何勿勃然變計。誓師北討。上洗國恥。下慰人望。臣願為陛下前驅云云。晉主覽奏。却

也有些心動。屢召羣臣會議。北京留守劉知遠尚未出發。勸晉主毋信重榮。桑維翰正調鎮泰寧軍。聞知消息。亦即密疏諫阻。畧云。

竊謂善兵者待機乃發。不善戰者彼已不量。陛下得免晉陽之難。而有天下。皆契丹之功。不可負也。今安重榮恃勇輕敵。吐谷渾假手報仇。皆非國家之利。不可聽也。臣觀契丹數年以來。士馬精強。吞噬四鄰。戰必勝。攻必取。割中國之土地。收中國之器械。其君智勇過人。其臣上下輯睦。牛馬蕃息。國無天灾。此未可與為敵也。且中國初定。士氣彫沮。以當契丹乘勝之威。其勢相去甚遠。若和親既絕。則當發兵守塞。兵少不足以待寇。兵多則餽運無以繼之。我出則彼歸。我歸則彼至。臣恐禁衛之士。疲於奔命。鎮定之地。無復遺民。今天下粗安。瘡痍未復。府庫虛竭。兵民疲敝。靜而守之。猶懼不濟。其可妄動乎。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。信誓甚著。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。就使克之。後患愈重。萬一不克。大事去矣。議者以為歲輸繒帛。謂之耗蠹。有所卑遜。謂之屈辱。殊不知兵連而不休。禍結而不解。財力將匱。耗蠹孰甚焉。用兵則武吏功臣。過求姑息。邊藩遠郡。得以驕矜。屈辱孰甚焉。臣願陛下訓農習戰。養兵息民。俟國無內憂。民有餘力。然後觀釁而動。則動必有成矣。近聞鄆都留守。尚未赴鎮。軍府乏人。以鄆都之富強。為國家之藩屏。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。勇夫重閑之戒。乞陛下畧加巡

幸以杜奸謀是所至盼冒昧上言伏俟裁奪

晉主看到此疏，方欣然道：朕今日心緒未寧，煩懲不決。得桑卿奏似醉初醒了一般，遂促劉知遠速赴鄆都，並兼河東節度使。且詔諭安重榮道：

爾身為大臣。家有老母。忿不思難。棄君與親。吾因契丹得天下。爾因吾致富貴。吾不敢忘德。爾乃忘之。何耶。今吾以天下臣之。爾欲以一鎮抗之。不亦難乎。宜審思之。毋

取後悔

重榮得詔。反加驕慢。指揮使賈章一再勸諫。反誣以他罪。推出斬首。家中只遺一女。年僅垂髫。因此得釋。女慨然道。我家三十口俱罹兵燹。獨我與父尚存。今父無罪見殺。我何忍獨生。願隨父俱死。重榮也將女處斬。鎮州人民稱為烈女。已料重榮不能善終。
不沒 烈女饒陽令劉巖獻五色水鳥。重榮妄指為鳳。畜諸水潭。又使人製大鐵鞭。置諸牙門。謂鐵鞭有神。指人輒死。自號鐵鞭郎君。每出必令軍士抬鞭。作為前導。鎮州城門有抱
關鐵像。狀似胡人。像頭無故自落。重榮小字鐵胡。雖知引為忌諱。但反意總未肯消融。

之取
兆死

之北取死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與重榮同姓。情江為險。隱蓄異謀。重榮遂陰相結托互為表裏。晉主既慮重榮復防從進。乃遣人語從進道。青州節度使王建立來朝。願歸鄉里。朕已允准。特虛青州待卿。卿若樂行。朕即降敕。要從就從必先使人探問主權已旁落了從進答道移青

要徒就徒必先使
探問主權已旁落

從進答道移青

州至漢江南。臣即赴任。晉主聞他出言不遜。頗有怒意。但恐兩難併發。權且含容。從進子弘超為宮苑副使。留居京師。從進請遣子歸省。晉主也依言遣歸。弘超既至襄州。從進遂決計造反。天福六年冬季。晉主憶桑維翰言。北巡鄴都。學士和凝已升任同平章事。獨入朝面請道。陛下北行。從進必反。理應預先布置。晉主道。朕已留鄭王重貴。居守大梁。卿意還有何說。凝又奏道。兵法有言。先人乃能奪人。陛下此行。京中事恐難兼顧。願留空名宣敕三十通。密付留守鄭王。一旦聞變。便可書諸將名。遣往討逆了。晉主稱善。依議而行。遂留重貴居守。自向鄆都進發。及駕入鄆都。留守劉知遠已遣親將郭威招誘吐谷渾酋長白承福。徙入內地。翦去安重榮羽翼。專待晉主命令。聽候發兵。晉主因重榮雖有反意。尚無反迹。但遣杜重威為天平節度使。馬全節為安國節度使。密令調軍儲械。控制重榮。重榮致書從進。教他即日起事。趁着大梁空虛。掩擊過去。從進舉兵造反。進攻鄧州。鄭王重貴聞報。立派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行營都部署。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為副。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為監軍。就從空救墳名。頒發出去。令討從進。鄧州節度使安審暉。方閉城拒守。飛促高行周赴援。行周亟命武德使焦繼勣。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。右廂都監陳思讓等。帶着精兵萬人。往援鄧州。從進得僨卒探報。謂鄧州援師將至。不禁驚訝道。晉主未歸。何人調兵派將。來得這般迅速呢。乃退至唐州。

駐紫花山列營待戰。陳思讓躍馬前來，挺鎗突入焦郭。二將揮兵後應，一閑兒衝入從進陣內。從進不防他這般勇猛，嚇得步步倒退。主將一動，士卒自亂，被思讓等一陣掃整，萬餘人統行潰散。襄州指揮使安弘義馬蹶被擒，從進單騎走脫。連山南東道的印信都致失去。如此不耐戰也想造反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既返襄州，慌忙集衆守禦。高行周、宋彥筠、張從恩等陸續至襄州，四面圍住。從進很是危急。重榮尚未聞知，竟集境內飢民數萬，南向鄴都，聲言將入朝行在。晉主知他詐謀，即命杜重威、馬全節進討。添派前貝州節度使王周為馬步都虞侯，重威率師西趨，至宗城西南，正與重榮相值。重榮列陣自固。由重威一再挑戰，均被強弩射退。重威頗有懼色，便欲退兵。指揮使王重胤道：「兵家有進無退。」鎮州精兵盡在中軍，請公分銳卒為二隊，擊他左右兩翼。重胤等願直衝中堅，彼勢難兼顧。必敗無疑。重威依議，分軍並進。重胤身先士卒，闖入中堅。鎮軍少却。重威全節見前軍已經得勢，也麾衆齊進，殺死鎮軍無數。鎮州將趙彥之捲旗倒戈，奔降晉軍。晉軍見他鎧甲鞏礮，俱用銀飾，不由的起了貪心，也無暇問及來由，即把他的亂刀分屍，擲首與敵。所有鎧甲鞏礮等，當即分散。此等軍士實不中用，奈安重榮更屬不齊，所以敗死。重榮見全軍失利，已是驚心，更聞彥之降晉被殺，益覺戰慄不安。遂退匿輜重中，飛奔而去。部下二萬餘人馬，一半被殺，一半逃散。是年冬季大冷，逃兵飢寒交迫，至無孑遺。重榮僅率十餘騎奔還鎮州。

驅州民守城。用牛馬皮為甲。鬧得全城不寧。重榮兵至城下。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引官軍入城。殺守陴民二萬人。城中大亂。重榮入守牙城。又被晉軍攻破。沒處奔逃。束手就戮。梟首送鄆。晉主御樓受馘。命漆重榮首級。費獻遼主。改鎮州成德軍為恒州。順國軍即用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。令鎮恒州。先是遼主耶律德光聞重榮擅執遼使。即遣人馳責晉廷。晉主恐他犯塞。亟遣邢州即安副軍節度使楊彥珣為使。至遼謝罪。遼主盛怒相見。彥珣却從容說道。譬如家出逆子。父母不能制伏。奈何。遼主怒乃少解。但尚拘留彥珣。不肯放歸。至重榮已反。始信罪在重榮。與晉無涉。乃釋彥珣歸晉。既而重榮首級已至西樓。晉廷以為可告無罪。那知遼使復來詰責。問晉何故招納吐谷渾。晉主以吐谷渾酋長陰附重榮。不得已徙入內地。偏遼使索白承福頭顱。致晉主無從應命。為此憂鬱盈胸。漸漸的生起重病來了。誰叫你向虜稱臣事虜為父是時已是天福七年。高行周攻克襄州。安從進自焚死。執住從進子弘超及將佐四十三人。送往大梁。晉王尚在鄆都。病已不起。但聞捷報不能還京受俘。徒落得唏噓嘆息。一命嗚呼。統計在位七年。壽五十一年。後來廟號高祖。安葬顯陵。晉主生有七子。四子被殺。散見上文。二子早歿。只剩幼子重睿。尚在冲齡。晉主卧疾。宰相馮道入見。由晉主呼出重睿。向道下拜。且令內侍抱置道懷。意欲托孤寄命。使道輔立幼主。及晉主病終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侯景延廣商